

夕陽下



桂稼

一被狗牽著的女孩

眼前這位牽著狗的女孩被夕陽陪襯得好好美。呵！那牽著哈吧狗的姑娘，散步在安靜的草坪上，兩頰通紅，櫻桃嘴唇也紅得透明，一身合適的洋裝在夕陽下也紅得發火，紅在身上，燃燒在我心底的姑娘喲！我真懷疑妳是太陽的女兒呢！

那時候我大一，每天早晨我懷著一顆新鮮人愉快的心，跳躍著青春的舞步，挾著兩三本書，上學去。而每一個黃昏，我懷著一顆情竇初開的少男的心，羞澀地才在「馬司亭」傍那片青翠的草地上，看那牽著狗的火紅少女，欣賞她端莊的儀態。夕陽、晚霞、遠處閃爍的霓虹，地上青翠的草坪，襲著紅色洋裝的少女，牽在她手上較小哈吧狗，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一幅多麼美麗的圖畫呀！

幾乎每一個黃昏那姑娘總會牽著那隻小狗散步，而我總會才在或坐在草坪的一角欣賞這一幅圖畫。我望她，她也投我秋波，我朝她微笑，她也「回眸一笑百媚生」。我們不會交談，爲了怕打破這份幸福的寧靜。當夕陽西下，星星滿天，她就牽著小狗回家，我則像啜飲了滿杯美酒，頭昏昏，意薰薰，彷彿幸福已充滿心頭的走回去。

久而久之，慾望的催化，感情的昇華，使我急於想跟她說話，吐露我的心情，表達對她的愛慕，但是每當我走進她身旁時，她就故意迴避我，每當我開口講話時，她就回頭轉向即將沉落的太陽。我很費解，平常她對我的印象蠻好的嘛！爲什麼她不願進一步跟我交談，莫非她真的是太陽的女兒呀？是仙女的化身？每一個黃昏，她出現在我的眼前，當夕陽西下，她又踏入黑暗消失而去？不，我要追她，縱使她是太陽的女兒！

既然她不跟我說話，那我就寫張紙條吧！那一個黃昏，夕陽更美，那姑娘更紅更嬌，我的心更奔跳，當她投給我微笑，我就送給她一張紙條！

生得美麗又大方

遇見我總不開腔

別再裝模作樣

請妳想一想

妳的牽牛花

爲什麼爬過我的牆？

我抄了一首打油詩給她，而後我走開了。整夜，我睡不好覺，頻做怪夢，夢裏那火紅的姑娘化成一團烈火，在我眼前燃燒著，那火好猛，好烈，燒得我眼前瀰漫一片烈焰，睜不開眼睛來，而後我瞎了，火熄了，那姑娘牽著瞎子的我（傍邊好像沒有哈吧狗了），散步在那草坪上，那時候我心更樂，因爲我握著她纖細的手，甚至聽到她的心跳聲，那聲音告訴我，她也好愛我！我一高興，眼睛復明了，但她卻消失了，多奇怪的夢呀！

第二天的黃昏，我懷著忐忑的心情遇到她，她對我笑笑，招手要我過去，也遞給我一張紙條，我想看，她示意我不要，叫我陪她同坐在草坪上，欣賞落日及彩霞。第一次跟她，不，第一次跟一個女孩子坐在一起，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的感覺更深。清風輕撫著我們的臉龐，她的髮絲飄在我的面上，由她身上發出的馨香告訴我目前所享的幸福是多麼的美滿。

晚上我就兢兢地打開那紙條，那是一手娟秀的字跡！

「親愛的朋友：

假使您不嫌棄的話，但願今後我們仍是最親蜜的朋友。一切友情，心語，僅能各自用心來傳達，因爲我是一個聾子，因此也是個啞！」

「聾子」！「啞吧」！那麼一個美麗的少女，一位美如天仙，在我心目中是太陽的女兒的她竟會是命運的遺棄者？那一夜我又沒有睡好，夢裡，我夢見了她，我看到她的心，一顆安琪兒的純潔的心，但在那心的週遭卻有股自卑和悲觀的陰影籠罩著，每一次，她綻開了微笑，那陰影又使她收斂，每一次她嚐到了快樂，那陰影又將之變爲苦頭。我看到她要呼喊，但那一股陰影壓得她喘不過氣來。而後，我走到了她身邊，企圖解救她，幫助她，我挽著她衝破包圍她的那股自卑陰影，向前奔跑，過一段時間後，我回頭一看，她仍在那團陰影包圍下，我手挽著的只不過是一些空虛和迷惘。她露著悽苦的微笑，搖手示意要我獨自向前走。醒來，方知又是一場怪夢。

以後每一個黃昏，我仍陪著她欣賞日落，用心來溝通感情，用眼睛來傳達心意。我知道她的缺陷並沒有影響我倆的感情，反而更增加我對她的憐愛，就像耳聾並沒有影響她外表的娟秀，反而加添了一份憂鬱的美。

假使說愛情是盲目的，那對我而言並沒有錯，因爲儘管她在我倆之間劃了一道鴻溝，每一次我忍不住想衝過友誼的界綫時，她的眼神會示意我適可而止，但我還是漸漸地愛上了她，我漸漸無法壓抑自己的感情，上課，讀書時

我的筆會塗著她的名字，夢中我叫「絲絲！絲絲！」，好幾次我想吻她，我要告訴她我多麼地愛她！我不會計較她是個聾子，是個啞吧！

大二上學期，一個黃昏，濛濛的煙雨罩著文化城，夕陽把雨滴繪成一輪彩虹，無聊地掛在天邊，絲絲撐著傘，沒有牽著狗，苦苦地在等著我，我走過去，她拿給我一張紙條，雨下著，她雙眼也充滿著淚水，我不知如何才能表達內心的愧疚，因為昨晚，我忍不住強吻了她，而她，除了啜泣外，並沒有反抗，反而令我感到羞愧，我真悔恨，為何我總要打破她所樹立的界綫呢？

她撐著傘，慢慢地離開我，雨中我讀她的名字，淚淚與雨滴沾濕了紙條。

「J：我自知上帝不會允許我們的愛情，而且我也從來不敢企盼我自己能享有一份真正的愛，就讓我們交個永恒的友誼吧！我將珍視您的友誼，並給您永久的祝福。」

我決定答應公司調職到台北，明日起程，以後就以魚雁互通友誼了！再見！

被狗牽著的女孩

絲絲上

那一夜我又作了一個怪夢，我夢見她穿著潔白的禮服，跟另外一個男人結婚了，而且離我遠去！

她真的去了台北，以逃避我，防止我感情更加泛濫。以前她曾告訴過我，盲聾學校畢業後，她在台中一家分公司找到了一份職業，後來公司有意提升她到台北總公司，但我要求她不要離開我，她也就留在台中。現在她走了，爲了我，也爲了她自己。

二長夜漫漫

絲絲離我而去，我就像一個吃不到葡萄的小孩，落漠的心情，失敗的感覺，奪去了我好多的愉快和那份青春的氣息。原本天天有她陪伴，驟然間她離開了我，一個人生活在沒有她的城市裡就像夜裡沒有星兒那樣的孤獨淒涼。吃飯、睡覺、甚至於讀書，絲絲的倩影總牽繫在我的週遭，我的心已被她所據，我的意已爲她所迷，我無時無刻不在強烈地想念她，整日迷迷糊糊，恍恍惚惚，似乎隨時就有禍事降臨我身上似的。

在一個幾乎要改變我整個人生命運的日子裏，我穿著一身潔白的實驗衣在做有機實驗，那一天我更恍惚，每一個燒杯、量筒、漏斗，在我眼前都會浮成絲絲的倩美的身影，每一息化學藥味在我鼻中都會轉成絲絲特有的體香，試藥混合時發生作用的聲調，都會幻成絲絲對我的低語，呵！一個典型的維特呀！一個A血型的少男呀！可知？多少個機會會在你不知覺中來臨，多少個禍事會在你苦惱時降下！

那一天我不知道助教叫我們怎樣做，我只知道要先把「H₂SO₄」的硫酸先在電爐上煮沸，我不知道濃度要多少，我只知道我拿了滿「H₂SO₄」的九八濃硫酸在電爐上滾呀滾的。我俯在爐傍，看那團濃硫酸興奮地在跳躍，「泡！泡！泡！」的響聲震了我的耳朵，我在想，絲絲也會那麼快她離開我嗎？許多許多苦惱在我眼前湧現，許多的苦惱在

一聲響響傳入我的耳朵，一陣痛楚偏佈我的雙眼，一股暈眩使我昏了過去！

當我甦醒時，睜不開雙眼，疼痛幾乎把我的臉皮撕裂了！

「眼角膜受損了，可能會失明！」

「那！那怎麼辦呢？」似乎是母親的聲音！

「可以移植的，不過他眼睛週遭的肌肉也被硫酸燒焦了，必須等這些肌肉復原後才能開刀動移植手術。」陌生的音調，想必是醫生。

「要多久呢？」

「復原得快的話，最少也要兩年！」

「兩年！」我脫口喊道：「兩年！我要當兩年以上的瞎子！」心碎了！我又昏過去。太陽的女兒那團紅火罩著我的雙眼，好猛，好烈，我睜不開雙眼，我瞎了！

我只好休學，父親送我到山上外祖父家去休養，長夜漫漫，我不知道要如何度過這兩年的時光，假使沒有絲絲的話，漫漫的長夜，恐怕永無黎明的片刻！

三盲戀

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？」失明，使我的心破碎，使我的情緒降到最低潮，把原本樂觀的我打入無底的深淵，深淵！深淵！好深好孤寂的深淵，我並沒有死，在那裏，我仍見到了夕陽，我又碰到了太陽的女兒，好久好久以來，我親愛的絲絲就待在那自卑的深淵裏，難怪以前我對她只能遠望而不能近賞。現在我來了，我也來到了該令我自卑的深淵，絲絲！妳久等了，這下我們該可平等地交往了吧？妳聲，妳啞，我失明，我孤獨，這下該扯平了吧？

我來到外祖父家休養，絲絲每個週末及週日來陪我，以前她所築的那條鴻溝現在添平了！更確切地說，同病相憐，使我們的愛情發展的更堅，更美！

假如人生是一場戲的話，那麼我與絲絲就在演一場沉默而精彩的戲，但並非沒有對白，我們的心時時相通，情話寄在夢裏寄给对方，也並非盲目的戀愛，雖然她不能吐露情話，也不能聽到我的蜜語，我更不能讀她脈脈雙眸所含的純情。但心與心的溝通外，我們仍有許多方法可表露各自的私情。

我可以在紙上寫我心裡的話給她看，照樣是情話綿綿，她可以拉著我的手寫她要講的話，我可以憑手勢及心電感應猜出她的心意！

有一次我用手語說：

「絲絲，我要求的事情如答應的話，就吻我的頰，不答應的話就吻我的額。」

「嗯！小頑皮！」——因為她輕輕地用玉手打我的頰，我知道她在撒嬌。

「到林間散步吧，夕陽不是又要西下了嗎？」她輕輕地吻我的頰，表示答應，牽著我，我溫馴得像隻哈吧狗跟著她走。

夕陽的餘暉溫暖我的心房，清風撫著我的臉龐，我把牽著我的絲絲拉入我的懷抱，幸福的感覺充滿了週遭，希臘抒情詩人品達那首詩譜成柔美的曲子在耳際迴繞，「愛情是花，婚姻是果，望著它靜靜滋養，允許妳據為己有，這就是幸福！」懷抱中有著絲絲，至少在我感覺中這就是幸福。不是嗎？風在樹梢，鳥兒在叫，花兒在吐露著芬芳，上帝的寵物投給我們好多的羨慕與祝福呀！

「絲絲！有一天我會復明，我們能繼續這種甜蜜的爱情嗎？」

「……」她沉默無語，我說沉默是真的，也許她有許多愁緒使她無法回答這問題！

「絲絲！我希望我永遠是個瞎子，我要永遠享受妳的愛撫。」

這回她不再沉默了，她抱住我，櫻唇熱烈地吻著我的額頭，像慈母愛憐她可憐的幼兒一樣。絲絲是不會答應我永遠是個瞎子的，我明白，她愛我，但她更愛我有個光明的前程！

「絲絲！我的眼睛好了以後，我會加倍的愛妳，吻我的頰吧！」

「……」但我的臉頰上承受的是她陣陣流不住的淚珠，不知怎麼樣，我的愛人好傷心喲！

野上彌生子說：「宛如露珠兒使得花兒更美，帶淚的，悲哀的愛，也因而更是美麗的。」太多太多的因素使我跟絲絲的爱情甜蜜中帶有更多的憂愁，歡笑中帶有更多的淚珠。每天，我渴望著週末的來臨，企盼著絲絲帶來的甜蜜。每一個黃昏，我們共享著落日時的安祥，我們擁有多好多好愛情的花果，但我們也憂慮著未來更深更深的坎坷！

「絲絲！夕陽是美好的，因為她有晚霞那美麗的衣裳，我的絲絲也是美好的，因為妳也有那套粉紅色的洋裝，絲絲，當我再也見到妳時，願妳仍是這身打扮！」她吻著我的頰，我把頭滑到她的胸膛，我聽到她的心在碰碰地跳著，那心聲告訴我絲絲正是多麼地興奮愉悅！絲絲會為我高興的，因為再十天，醫生就要為我動手術移植別人捐給我的那一副眼角膜了！

兩年的時光就這樣迅速地過去，兩年內我們享有一份世界上最完整的愛。一個美國女星說：男人用眼睛戀愛，女人用耳朵戀愛。所以那種愛情總是不圓滿！但我們不是，因為我不可能見到愛人在我面前嬌柔做作，她也不能儘聽我的花言巧語。所以我們的戀情是無限完整甜蜜的，甜蜜得招來命運之神的嫉妒，嫉妒得要把我倆拆了。

四 留不住的黃昏 ◆◆

眼睛展開的刹那，最先躍在眼前的是太陽的女兒，我瞥見她火紅洋裝的打扮，以及對我露出的愉悅微笑。我再緊閉著雙眼，黑暗使我更明白光明的可貴，我更心地感謝把角膜捐給我的那位慈祥的婦人！

躺在病床上，猶如沉醉在幸福的小船，愛情，重獲光明，上帝對我真太榮耀了。閉著眼，我如痴地想著，兩年來，我就這樣盲目地接受絲絲的愛，如今，我要睜開眼睛好好地欣賞她，我要用我健全的身軀去創造更美滿的前程，我要讓絲絲有著更幸福的未來，想著，我露出一絲滿足的微笑，絲在傍，必然看到了。

突然，一股陰影掠過我的腦際，我彷彿聽到深淵裏絲絲的嘆息聲，那麼孤獨，哀怨，悽涼！似乎！我已脫離了那深淵，但絲絲呢？她現在仍然又孤立無援地在那裏徘徊了！

「絲絲！」我不安地喊著，張開了眼睛，她不見了，我翻過身，打開窗戶，朝外邊看，一輪火紅的太陽大半沉入西邊的海底了，兩隻孤鳥無聊地在天邊滑翔，我看到了絲絲的背影漸漸消失於日落的暮色中！「她走了！」我痛苦地悲鳴，她把那道自卑的鴻溝重新在我倆之間建立起來！

好幾次，我找她，向她解釋，向她哀求，向她保證，我將會繼續地愛她，更真誠地愛她！她卻說，她不配我，她要去追求更美好更理想的伴侶，她不願作我前進的絆腳石，她說了許多令我心撕肝裂的話。絲絲的心腸好硬哪！她竟會因此忍著心離我而去，只因爲她自認不配我，只因爲自卑感這惡魔壓得她不敢愛我！呵！我好費解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絲絲，我再問妳一千遍，一萬遍妳也不能用口回答我，假使妳一但能用口回答我，妳就願意愛我了吧？絲絲！一個被狗牽著的女孩呀！妳的美觸怒了命運之神吧？爲何他們給妳這樣的折磨呢？

每一個黃昏，我又獨自散步在夕陽的腳下，「馬司亭」旁的空地消失了，那兒正在興建棟棟的大樓，一些美麗的舊跡就要被破壞殆盡了，只有夕陽依舊艷麗，晚霞依舊鮮紅，但那瞬間還是會消失的！我常常想假如夕陽不再西下那該多好，也許絲絲還在那原有的草地上溜狗，我仍在一傍欣賞她的豐姿。但是黃昏不留，夕陽已西下了。噯！假如夕陽不再西下，該多好！……

附：把這樣拙劣的作品呈現在諸位面前，甚感歉然。我曾企圖讓諸威格（Serian Weig 1881-1942）的情感筆調溶入我的筆墨，但是當我提起筆來時，自己的感情竟不自知地一路泛濫下來，以致造成這篇作品如此的局面，諸位只好如此接受了。